

#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 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甘肃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系    别                金融系  
专业班级            金融 1830 班  
姓    名                李秀文  
指导教师            边晓宇

2022 年 4 月 25 日

## 毕业论文（设计）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设计）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设计)作者签名：李敏

日期：2022 年 4 月 25 日

## 毕业论文（设计）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毕业论文（设计）作者完全了解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有关保留、使用毕业论文（设计）的规定，即：本人在校学习期间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同意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设计）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设计）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可以将本论文（设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设计)题目：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设计)作者签名：李敬文

指导教师签名：边晓

日期：2022 年 4 月 25 日

日期：2022 年 4 月 25 日

##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效率、质量也在不断地优化，进而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金融发展活动愈演愈烈。在国家政策支持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当前新经济的代表以可负担的成本向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逐步渗透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了其发展的天然优势。在消费领域中，数字金融以普惠性、服务性、高效性、便捷性、大数据性、可负担成本等特性有效地释放和刺激了消费需求。本文基于甘肃省 2015—2020 年的面板数据和官方公布的数字金融指数，以甘肃省 12 市、2 州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为例研究了数字金融总指数及三维指数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金融从居民消费的两方面都能显著地促进了甘肃省居民的消费增长。

**关键词：**数字金融；居民消费；消费增长；面板模型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raditional finance in financial services are constantly optimized, and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digital finance suppor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digital financ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rrent new economy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all fields and links of society and provided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services at an affordable cost,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natural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digital finance has effectively released and stimulated consumer demand with features such as hp sex, service, efficiency, convenience, big data and affordable cos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and the official digital finance index,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umption level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esidents in 12 cities and 2 states of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finance aggregate index and three-dimensional index on consumption growth.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growth of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 from both aspects of consumption.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Resident Consumption; Growth Of Consumption; The Panel Mode

# 目 录

一、引言 .....	1
（一）研究背景 .....	1
（二）选题意义 .....	1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二、数字金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3
（一）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现状 .....	3
（二）数字金融与消费增长的质量及数量 .....	4
（三）数字金融与消费增长质量的作用渠道分析 .....	6
三、数字金融影响消费增长的变量选取及说明 .....	7
（一）被解释变量 .....	7
（二）核心解释变量 .....	8
（三）控制变量 .....	8
四、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9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9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	11
（三）实证检验 .....	12
五、结论与建议 .....	16
（一）研究结论 .....	16
（二）相关政策建议 .....	17

# 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一、引言

### （一）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与互联网技术风靡全球的时代大背景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网购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相关调查研究显示，除了那些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地区和没有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来说，网购基本上取得了全覆盖，这从侧面反映出，数字金融对于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性。通过百度百科查询，2020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1日零点，阿里巴巴官方公布的天猫双11成交额为498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684亿元。在这场消费背后，除淘宝外的其它网上购物平台也逐渐出现，例如，拼多多、唯品会、蘑菇街、苏宁易购等，黄凯南等（2021）指出，与此同时随着移动支付、京东白条、区块链等支持数字金融的新概念不断被大众知晓，数字金融也随之被运用于人们日常消费中。

何宗樾等指出（2020），虽然，2020年全国席卷新冠疫情的风暴，但是这仍然没有影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给消费市场所带来的亮眼表现，通过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的影响下，实物网上零售额仍表现为上升趋势，这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的稳定消费。显而易见，以互联网金融和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中显得尤为活跃。

由于本文验证的是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则在此不过多的介绍互联网金融。所谓“数字金融”，它属于当下新型的金融领域，最早是由国外的电子金融而兴起，在数字经济的强有力推动下，结合金融科技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而发展，进而逐渐演变成成为金融领域普遍的数字化。

### （二）选题意义

随着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的推出，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开始起步，而相继推出的线上货币基金——余额宝使得我国数字金融得到进一步发展。从2004年至2013年，我国数字金融在短短几年内便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补充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并以独特的创新优势给金融业带来了重要的给消费者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的改革。例如，从便

利的支付手段、快捷的办事流程、低成本的产品角度来看，以移动支付、手机银行、线上借贷等数字金融技术使消费者基本消费需求得以满足的条件下，有充足时间和资本获得消费增长上“质”和“量”的服务升级。

近年来，随着我国消费增长的趋势日益明显，数字金融也助推了人们消费生活的新高度，在传统的衣食住行上，人们从“买的到”消费、“单一途径”消费逐步演变成集个性与差异一体化的“买的好”消费和线上、线下结合地全方位服务的“体验式”消费。为促进消费增长，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作用是必要的，这样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能实现消费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根据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普惠金融指数”度量的甘肃省 2015—2020 年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来研究数字金融与消费增长二者的关系及影响，这将对探索甘肃省数字金融的发展与其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措施与对策和经济平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对作为拉动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消费增长的研究便成为越来越多的学术及各界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谢家智（2020）运用 2013 年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代际交替模型说明了数字金融的特性可以缓解信贷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与此同时，在这个互联网和科学技术都盛行的大时代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的支撑和主要的保障力量，它的发展与消费增长是密不可分的。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让消费者在低人力、物力、时间成本的基础上，取得满意的需求，对居民消费也产生了重大影响。<sup>[1]</sup>

朱宝林（2020）通过对 2014、2016、2018 年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消费者异质性和消费产品异质性，且均为积极影响。<sup>[2]</sup>蒋竹媛（2020）以我国 2011 至 2018 年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分别取得了数字普惠金融可借以消费者的异质性提升消费水平，及数字金融与其三维指数能弱化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研究成果。<sup>[3]</sup>钱海章、陶云清（2020）等以我国 2011 至 2018 年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个计量等实证检验方法，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地区经济增长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路径。<sup>[4]</sup>张勋等（2020）通过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利用缩短居民购物时间去增加消费，并在数字金融指数与我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的结合下,实证分析出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sup>[5]</sup>肖远飞、张柯扬(2020)基于 2011—2018 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说明数字金融不管是从总指数还是三维子指数来看,均能拉动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和消费结构优化。<sup>[6]</sup>赵雪薇等(2021)以我国 2016 年和 2018 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研究数据,在微观层面上通过运用 ELES 模型构建居民消费升级指标,实证说明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显著促进及对居民消费支付便利性的提高和流动性约束的缓解的主要传导机制。<sup>[7]</sup>

对于数字金融与消费的研究亦有很多国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Jia Ruiping; Wang Shuo (2020)以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为角度,分析了其发展所要面临的挑战及机遇,并给出了未来创新发展的对策和路径。<sup>[8]</sup>Thanh Giang Nguyen (2020)运用 1996—2017 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时间序列的数据方法分析了越南经济增长与消费、失业和储蓄率的长期关系,并建立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经协整检验估计发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通过对数字金融发展和消费增长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说明了数字金融发展、消费增长的国内外现状。<sup>[9]</sup>

综上所述,大部分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对于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一致表示认同。虽然,数字金融促进消费增长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并没有学者以消费增长的“质”和“量”两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很少有学者研究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本文就现有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影响基础上,进一步从数字金融的三维指数去深化研究二者的关系与相关理论的实证分析。

## 二、数字金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一)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现状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大概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从最早的不改变金融业务的过程和商业模式的银行、证券电子化、信息化,转变为由支付宝的出现为标志的数字金融新发展阶段,再转变为由微信支付出现所形成的移动支付市场格局。至此,中国移动支付领域不仅形成了以支付宝通过信用中介形式建立支付渠道,而且还形成了以微信通过社交形式建立支付渠道为代表的两个重要线上支付通道。随之而来的便是互联网与金融支付的相融合,进而数字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由此在金融业内破茧而出并迅速向各领域蔓延。

通过对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普惠指数(2011—2020 年)计算得,各个省份数字金融普惠总指数的均值从 40.0 增长至 341.2,增长了 7.53 倍,而中位数则是由 33.6 增长到

334.8，增长了 8.96 倍。显而易见，这恰如其分的证实了近年来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数字金融所实现的迅猛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数字金融在整体发展中的均衡性较强，同时也使得我国数字金融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本文以甘肃省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便以折线图的方式说明了甘肃省 2011 至 2020 年这 10 年的数字金融指数及其三维指数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甘肃省数字金融总指数及其三维子指数在 2011—2015 年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除数字化程度指数在 2015 至 2016 年间回落后又开始增长外，其他子指数与总指数的变化趋势在 2016—2020 年间也一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甘肃省数字金融指数由 2011 年的 18.84 上升至 2020 年的 305.5，覆盖广度指数从 2011 年的 4.99 上升至 2020 年的 308.87，使用深度指数从 2011 年的 12.76 上升至 2020 年的 265.35，数字化程度指数从 2011 年的 75.61 上升至 2020 年的 367.36。这均说明了数字金融发展之快，也从侧面反映出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绝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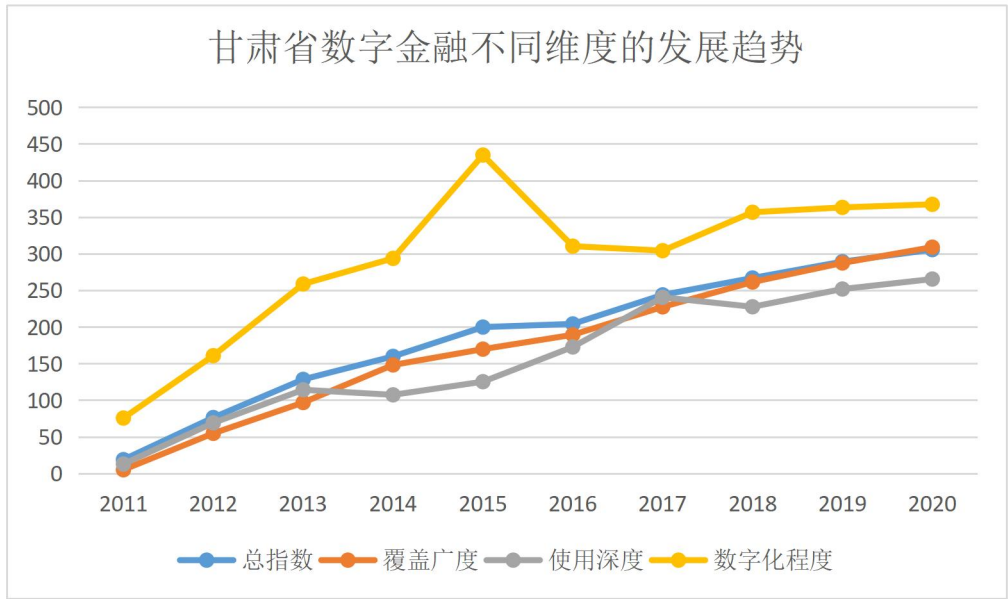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20 年甘肃省数字金融及其子指数发展

## （二）数字金融与消费增长的质量及数量

数字金融虽然是依托于互联网新兴技术，但是由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是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所支持的。它可以在这种新型技术的支撑下实现支付、结算、融资、投资等金融业务模式。在基本定义上，“数字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虽有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又有不同。互联网金融重点往往在于以互联网为依托从事金融业务，而金融科技则突出科学技术对金融创新起的推动作用。开始时一种便捷购物模式（线上购物）依托于电商的迅速兴起，而电商

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模式使现金支付结算依托于互联网平台。所以，依托于支付宝的网络支付体系应运而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及，科学技术也不断提高，由此，小额信贷等功能也从线上支付体系中不断衍生，进而数字金融在我国已逐渐具备雏形。

随着数字经济在我国迅速地发展和广泛地使用，有很多数字金融业务渐渐地被人们认识并使用，比如，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数字货币等等，也有许多相关的数字金融公司乘势兴起，例如，京东金融、蚂蚁金服等等。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过渡时期，这无疑会使数字金融的发展也向高质量转变，进而推出人们的消费数量增加，消费增长质量提高。衡量消费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看消费增长“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即消费增长同时包括消费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

在消费数量的增长方面，不仅包含消费水平的数量增长，而且还包含衣、食、住、行、用等八大主要消费支出数量的增长，由于消费的数量增长是消费质量提升的前提要求，因而，质量的提升便是消费通过量变而达到质变的过程。而在消费质量提升角度来看，首先，应该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因为只有让人们拥有高质量的消费品，才能满足他们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消费需求，并让其从中获得更高的消费乐趣与享受程度；其次，需要优化消费结构，因为消费结构作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从特定角度上进行分类，它包含了实物性和服务性、商品性和自给性、物质性和精神性消费支出，对其进行优化是为了让消费在自身发展变化的趋势与规律下，提高消费品的组合和消费层次，使其更加地符合人们生活质量想要迫切提高的要求，以便更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最后，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即让消费内容的覆盖广度和消费活动空间的深度扩大，例如，让原本没有消费过的服务与产品进入消费领域，如移动支付、境外旅游、数字货币等，或是让原有的一些消费的满足程度增加，如扩大住房面积、改善住房条件等；再者，不断完善生活服务体系 and 不断净化消费环境对提升消费增长质量也很重要。

由此可见，消费增长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而本文仅研究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和消费结构优化影响的这两方面。

首先，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不同于传统金融服务，它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接触、服务客户，在扩大金融服务范围的同时让人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使广大居民有益于缓解资金约束实现跨期消费的同时为消费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进而让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被释放。例如，在淘宝、天猫等购物平台可以通过开通花呗、借呗分期免息或京东白条交易等实现当期大额商品的消费。谢家智（2020）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以低成本的特性提升了信

贷获得的可能性，同时助力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层次。

其次，数字金融具备金融特性，可以实现金融在消费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数字金融运用新型支付方式（电话支付、扫码支付、网银支付），让支付手段突破了商品贸易的时空约束，在金融服务低成本条件下，实现并促进了居民的碎片化消费。另外，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精准营销和风险内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搜寻和违约成本，同时通过供需两侧刺激消费者消费意愿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最后，数字金融可以优化支付环境并给支付带来便利性的同时能够很好地管理风险。数字金融以数字化支付的优势不仅满足了个人和客户的非现金支付环境，而且还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给消费需求增加产生了新的消费方式，满足了消费者利用额外时间和资金享受发展资料型的消费，从而促进了消费增长质量。在风险管理角度，数字金融产品是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在大幅降低居民收支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其中一类的数字保险业务在风险分散、降低不确定性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有益于增强居民消费的抗风险能力，并为消费者财产提供安全保障，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数字金融可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从而助力消费增长。

### （三）数字金融与消费增长质量的作用渠道分析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存在三个影响消费增长质量的作用渠道。

第一，缓解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大量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和消费水平意愿的压制是因为信贷约束。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在线下营业网点和 ATM 等固定设备的限制下，其业务规模和服务覆盖范围也受到营业网点数量的限制，而难以渗透到经济欠发达或人口稀疏的地区。而数字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是，它通过线上平台与客户进行交易，使所有居民都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依托于互联网平台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提高居民对消费信贷的可得性，进而激发居民整体的高质量消费需求。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工具的快速普及下，数字金融将会进一步发展打破原有交易方式的限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使客户的服务门槛下移，将许多需要金融服务但被排斥在外的社会群体也能享受数字金融的优势，如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给偏远、贫穷的社会群体及地区，去提升其消费能力，进而通过提高消费层次助力消费增长。除此之外，数字金融还能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去释放其消费能力并降低其流动性约束。

第二，消费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资本配置效率取得提高。数字金融的本质是一种传

统金融服务的创新，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不管是交易渠道还是交易方式均取得了创新与改善，也使资金供需平衡、便捷支付清算等功能得到完善。数字金融通过利用网络大数据资源搜索、新技术平台资源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和资源供给端的支持下，使经济系统内部的不完全性有效消除，且资源供给者间的资本配置需求取得快速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供需者间资本错配的情况的前提下，实现资金融通并使局部和潜在资源的配置差异减少，从而达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交易成本地降低和新经济模式的形成对于服务型创新资源和实物型创新资源在控制成本和优化资源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数字金融能够降低经济系统中的资源错配现象，使消费资源得到优化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达到改善消费增长质量的目的。

最后，促进消费者支付便利化。数字金融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改革和共享的特征，让更多的居民体验到灵活、便捷、优质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进而通过高效、快捷的支付方式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质量的提升。数字金融的推广给人们消费的支付手段带来了有益地变革，一方面，在大幅度地减少了居民购物的时间成本和路途成本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居民消费的便利化程度；另一方面，不仅能够基于客户碎片化需求快速整合海量的用户金融需求信息，而且还能够在借助标准化的交易操作流程下，直接运用网络平台为供需双方实现交易匹配和定价。这让作为线上消费获得强劲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了大量小额交易的清算，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便捷、简单的支付方案，从而在大幅度的提升消费频率和金额的基础下，改善了服务的业务内容和促进了客户的消费体验。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面的研究假设。

假设 2：数字金融可以使消费者流动性约束降低、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使消费者支付便利化。

### 三、数字金融影响消费增长的变量选取及说明

#### （一）被解释变量

消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分为“社会消费”和“人均消费支出”，而与某地区的经济紧密联系的社会消费被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某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扩大内需来拉动，而扩大内需的主要内容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因而，对于消费增长的说明本文将重点集中在居民消费上。基于上述研究，由于，消费增长涵盖了“质”和“量”两方面的增长，也可以称作消费增长质量，因此，消费增长可以被定义为，代表“量”的消费水平提高和代表“质”的消费结构提升。故衡量消费增长可分为居民消费

水平提升和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选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衡量消费水平高低，因统计局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发布分为城镇、农村，则本文取两者的加权平均数为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衡量指标。对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来说，除恩格尔系数外，还能由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和服务这五项的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衡量，随着这一比例的增大，可以说明居民消费增长在不断地提升。本文将在第二种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以城镇和农村人口为权数来计算城镇和农村的八项消费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并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用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型消费商品的食物烟酒、衣着、居住三类消费之和定义为居民基础商品消费支出，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和服务之和定义为居民高层次商品消费品支出，这一占比的提高有助于优化消费结构。

## （二）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的兴起与发展给经济、投资和消费都带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很少有统一的指标去衡量数字金融的发展程度。即使有很多学者或经济、金融等方面的专家对数字金融的研究和讨论，但都缺乏衡量指标的唯一性。因而，本文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的指标，并采用甘肃省市（州）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来衡量甘肃省 12 市和 2 州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

北大数字金融指数涵盖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支付宝账户覆盖率衡量覆盖广度指数。非现金支付的人均笔数和金额数量衡量使用深度指数，表现为人均购买余额宝金额和余额宝笔数的人数、支付宝互联网消费贷（小额经营贷）的用户数和人均贷款金额及笔数、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和人均保险笔数及金额、支付宝信用使用指数等，进而衡量使用深度指数。数字化程度指数通过计算移动支付笔数和金额、小微个人平均贷款利率、花呗支付笔数和金额占比及芝麻信用免押笔数和金额占比来分别体现移动化指数、实惠化指数、信用化指数和便利化指数，进而衡量数字化程度指数，通过数字金融总指数及三维指数分别去验证假设 1、2 的成立。

## （三）控制变量

### 1. 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从侧面反映信息化发展程度，由互联网用户数与常住人口总数的占比来计算。本文根据甘肃统计局发

布的甘肃统计年鉴，整理了 2015—2020 年甘肃省 12 市 2 州的互联网用户数和常住人口总数，并通过计算得到了互联网普及率。

## 2. 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控制变量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作用于消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弹性的作用下，收入的逐渐增长会使居民消费品数量增加，且高层次消费品的增加幅度会更大，从而达到消费结构优化的目的传统发展水平，用于区分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对优化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通过年末贷款余额和 GDP 的比重来计算取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说明一定时间内居民生活必需商品价格的高低；社会保障水平高低可用财政收支比来衡量，完善的保障制度可助力增加居民基础商品消费支出；教育水平，用各市（州）普通高中毕业生数来衡量；城镇化率，在国内大量文献研究中，衡量城镇化率的指标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采用较大多数研究者所使用的年末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其高低能够反映农村人口向城镇区域转移的程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使农村资源合理化配置，使人们寻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就业率等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甘肃省 12 市、2 州的公共财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指 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

# 四、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1. 变量选取

由研究假设知，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增长，在上述变量说明的基础上，想要验证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就要在消费增长的“质”和“量”两方面来验证，即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为了实证的方便性和实证结果的可得性，本文在实证过程中用居民总消费支出（TCE）来代替居民消费水平，将基础商品消费支出（BCS）和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HCS）用于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

数字金融指数（DFI）、覆盖广度指数（CBI）、使用深度指数（UDI）、数字化程度指数（DLI）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均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DI）、人均 GDP（GPC）、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社会保障水平（SSL）、传统金融发展水平（TFL）、公共财政医疗支出（PFH）、公共财政教育支出（PFE）、教育水平（EL）、政府社会保障支出（GSS）、城镇化率（UR）、就业率（ER）、老年抚养系数（COS）、

少儿抚养系数（CSC）。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	替代变量	符号	备注
被解释变量	居民总消费支出	TCE	人均消费总支出
	基础商品消费支出	BCS	衣、食、住人均消费支出
	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	HCS	医疗、交通、教育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和服务人均消费支出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指数	DFI	衡量数字金融发展
	覆盖广度指数	CBI	衡量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指数	UDI	衡量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指数	DLI	衡量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控制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	PD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
	人均 GDP	GPC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	SSL	财政收支比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TFL	年末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重
	教育水平	EL	普通高中毕业生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衡量居民生活必需商品的价格的高低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	PFE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
	公共财政医疗支出	PFH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医疗支出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GSS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和社会保障支出
	城镇化率	UR	年末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就业率	ER	城镇单位就业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
	老年抚养系数	COS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
	少儿抚养系数	CSC	0-14 岁少儿人口数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2. 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及消费增长的影响，根据现状分析以及运用的理论分析对甘肃省居民消费发展过程中，数字金融发展对消费增长的效应研究构建如下基本多元回归面板模型：

$$\text{LnT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F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text{LnBCS}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F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text{LnHCS}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F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TCE、BCS、HCS，i 为甘肃省市（州），t 为年份， $\alpha_i$  为市（州）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解释变量分别为 DFI、CBI、UDI、DLI，其他均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因在前文中对其有描述，故而不在此作赘述。

##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5-2020 年甘肃省 12 市 2 州的年度经济数据和数字金融指数及其子指数进行研究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当中数字金融指数及子指数数据均源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而甘肃统计年鉴、中经网为与消费有关的研究数据的来源之处，且为减弱数据间的绝对差异，对 TCE、BCS、HCS 在回归模型中均取对数。

## 2. 变量描述性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TCE	84	14449.408	5589.273	7127.265	30012.814
BCS	84	8580.326	2979.878	4488.69	16187.09
HCS	84	5909.58	2723.016	2007.12	13887.8
DFI	84	203.183	33.475	134.16	277.07
CBI	84	197.504	41.582	123.75	292.74
UDI	84	183.494	39.069	90.49	247.5
DLI	84	257.722	20.696	190.57	306.1
PDI	84	19600.414	8333.494	8760.39	43458.434
GPC	84	35053.398	24015.512	10527	119418
SSL	84	0.224	0.166	0.05	0.7
TFL	84	1.603	0.756	0.01	4.49
EL	84	36009.464	19462.349	4555	73836
CPI	84	101.69	0.561	99.74	102.68
PFE	84	359519.25	195120.85	35925	882874
GSS	84	271614.12	131427.43	20804	598499
PFH	84	202191.89	104104.65	20423	417960
UR	84	50.813	19.176	27.96	94.41
ER	84	10.976	5.901	4.66	25.1
COS	84	15.269	2.229	11.39	21.78
CSC	84	24.757	5.332	18.93	45.77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

由表 2 可知，DFI、CBI、UDI、DLI 的最大值分别为 277.07、292.74、247.5、306.1，这说明甘肃省 12 市、2 州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 2015—2020 年这段时间里的发展水平的相对快速的，远高于各自的平均值，且分别为 203.183、197.504、183.494、257.722；而最小值分别为 134.16、123.75、90.49、190.57，说明数字金融指数及其子指数在当前数字经济推动发展下发展的较为迅速。

## （三）实证检验

### 1.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

本文选择 F 检验，通过是否拒绝原假设（模型是混合效应）判断本文的模型是否是固定效应模型。由表 3 得，本模型存在固定效应。

表 3 F 检验结果

F 检验			
模型	P	F	结论
InTCE	0.0000	11.36	拒绝原假设
InBCS	0.0000	7.58	拒绝原假设
InHCS	0.0000	12.54	拒绝原假设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

在做 F 检验时，模型的随机变量由自由变量  $\alpha$  所假定，因而，还需通过 Hausman 检验来确定是否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表 4 显示，P 值远小于 0.01，应拒绝原假设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 4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		
模型	Prob>Chiz	结论
InTCE	0.0000	拒绝原假设
InBCS	0.0000	拒绝原假设
InHCS	0.0000	拒绝原假设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下同

## 2. 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

由式（1）、（2）、（3）面板回归模型得，本文以数字金融总指数为自变量，以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基础商品消费支出及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分为因变量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回归分析如表。

由表 5 知，在模型（1）、（3）、（5）列中，为了能够更直观的展现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只加入了 DFI，结果表明 DFI 对 TCE、BCS、HCS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以表现为数字金融指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基础商品消费支出及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分别增长 1.65、1.46、1.94 个百分点，对居民消费扩大、增长整体上起到促进作用。

但为控制其他变量对此结论的影响，在模型（2）、（4）、（6）列中加入了影响居民消费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据表 5 的回归结果得，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DFI 对 TCE、BCS、HCS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因而，在其他控制变量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下，数

字金融发展依然能够使居民消费增长。

表 5 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支出

Explained Variable	TCE		BCS		HC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FI	0.01649*** (0.00074)	0.00163** (0.00182)	0.01462*** (0.0007)	0.00007* (0.00152)	0.01937*** (0.00115)	0.00313** (0.00345)
PDI		0.00001* (8.60e-06)		-7.26e-06** (7.18e-06)		0.00004** (0.00001)
GPC		1.62e-06* (1.58e-06)		4.35e-06*** (1.32e-06)		-3.28e-06** (3.01e-06)
SSL		0.15010* (0.23627)		0.15084 (0.19747)		0.20122 (0.44925)
TFL		-0.01551 (0.01582)		-0.00851 (0.01322)		-0.03459 (0.03009)
EL		-2.95e-06* (1.67e-06)		-4.99e-06*** (1.39e-06)		-6.72e-07 (3.17e-06)
CPI		0.00128* (0.02698)		0.00835 (0.02256)		-0.00265 (0.05131)
PFE		-2.49e-07 (2.75e-07)		3.66e-07* (2.30e-07)		-1.08e-06** (5.23e-07)
PFH		1.96e-06*** (5.54e-07)		6.83e-07 (4.63e-07)		3.56e-06*** (1.05e-06)
GSS		-7.68e-07** * (2.69e-07)		-4.02e-07* (2.24e-07)		-1.19e-06** (5.11e-07)
UR		0.00641* (0.00354)		0.01128*** (0.002958)		0.00301* (0.00673)
ER		-0.00742 (0.00654)		-0.14117** (0.00546)		-0.00714* (0.01244)
COS		-0.01601** (0.00712)		-0.02377** (0.00595)		0.00795* (0.01354)
CSC		-0.01294*** (0.00369)		-0.01393*** (0.00308)		-0.01238* (0.00701)
CONS	6.15946*** (0.15036)	9.329526*** (2.70462)	6.03228*** (0.13462)	8.29856*** (2.26041)	4.64948*** (0.23357)	7.68711 (5.14283)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4	84	84	84	84	84
R	0.8668	0.9592	0.8644	0.9638	0.78880	0.902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 3. 稳健性检验

大量研究表明，反向因果、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问题可能会引起因变量与自变量间存在内生性。因而，为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有效性，由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承认解释变量有内生性问题。由于互联网普及率不仅作为数字金融最常用的服务之一的移动支付需要借助互联网才能使用，且在数字技术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下，移动支付的覆盖范围会更加广泛，用户量会继续增长，这无疑使互联网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P 与 TCE、BCS、HCS 间无直接联系，所以，IP 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变量，此结论也由表 6 的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实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所以，本文采用甘肃省市（州）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金融指数的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由表 6 知，在引入 IP 的第一、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IP 正向高度显著影响数字金融指数，对 TCE、BCS、HCS 的回归仍显著为正，这反映出甘肃省数字金融对消费增长的积极显著作用，且由表 6 显示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总的来说，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真实可靠。

表 6 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支出—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

Explained Variable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FI	TCE	BCS	HCS
	(7)	(8)	(9)	(10)
IP	0.00002*** (5.72e-06)			
DFI		0.00013** (0.00070)	0.00003* (0.00074)	0.00259* (0.001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市（州）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不可识别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99.96	99.96	99.96
F 值	58.74			
N	84	84	84	84
R <sup>2</sup>	0.9305	0.9464	0.9300	0.8861

注：弱工具变量检验临界值 F 统计量为 10

#### 4. 数字金融分维度指数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衍生式（4）、（5）、（6）分别研究数字金融的三维子指数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text{LnT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CB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text{LnT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UD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5)$$

$$\text{LnT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LI}_{it} + \beta_2 \text{PDI}_{it} + \beta_3 \text{GPC}_{it} + \beta_4 \text{SSL}_{it} + \beta_5 \text{TFL}_{it} + \beta_6 \text{EL}_{it} + \beta_7 \text{CPI}_{it} + \beta_8 \text{PFE}_{it} + \beta_9 \text{PFH}_{it} + \beta_{10} \text{GSS}_{it} + \beta_{11} \text{UR}_{it} + \beta_{12} \text{ER}_{it} + \beta_{13} \text{COS}_{it} + \beta_{14} \text{CSC}_{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6)$$

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与发展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外在表现主要为电子账户数的覆

盖程度，它通过线上渠道服务客户，让绝大多数人容易享受信贷服务并取得信贷支持。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当期收入水平来以此促进消费增长，与此同时，便利了日常居民生活及消费的同时，也极大地助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居民消费的内需，使其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由表 7、8、9 的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 TCE、BCS、HCS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覆盖广度能明显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进而使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得到降。

使用深度指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支付、保险、信贷、货基等金融服务和人均交易金额、笔数等指标来体现出对客户消费的精准化服务的同时促进居民投资理财的效益水平，主要体现为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而数字金融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给居民消费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由表 7、8、9 的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对 TCE、BCS、HCS 影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数字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且促进了消费资源的有效分配，进而说明了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可以显著提高居民消费增长。

数字化程度指数主要利用自身低成本和便利性，让居民生活得到了数字金融服务的移动化、便利化、信用化，让支付宝等电子账户使用率增加、使用人数也增长，并且数字金融使数字化支持能力也提升了，这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由表 7、8、9 的回归结果知，数字化程度对 TCE、BCS、HCS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表现为显著水平，这让数字化金融使居民消费、购物体验 and 线上教育更加便利，同时支付效率更高，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完善居民消费体验。

表 7 数字金融三维指数与居民消费支出

Explained Variable	TCE		
	(11)	(12)	(13)
CBI	0.00326*** (0.00079)		
UDI		0.00027** (0.00026)	
DLI			0.00036** (0.00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市（州）固定	是	是	是
N	84	84	84
R <sup>2</sup>	0.9549	0.9442	0.9444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

Explained Variable	BCS		
	(14)	(15)	(16)
CBI	0.00326** (0.00094)		
UDI		0.00003* (0.00026)	
DLI			0.00027** (0.000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市（州）固定	是	是	是
N	84	84	84
R2	0.9349	0.9300	0.9309

表 8 数字金融三维指数与居民基础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

表 9 数字金融三维指数与居民高层次消费支出

Explained Variable	HCS		
	(17)	(18)	(19)
CBI	0.00042** (0.00160)		
UDI		0.00060** (0.00046)	
DLI			0.00051** (0.0005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市（州）固定	是	是	是
N	84	84	84
R2	0.8985	0.8893	0.8876

资料来源：通过 stata14.0 计算

## 五、结论与建议

###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对甘肃省 12 市 2 州的消费增长的影响。利用甘肃省统计年鉴 2015—2020 年的相关分析数据和甘肃省 12 市 2 州的数字金融指数及三维子指数，利用处理后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 2SLS 工具变量法，研究得出甘肃省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且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影响机制进行了进一步验证，说明数字金融在促进甘肃省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可以让消费者流动约束性降低、资源配置优化，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使消费者支付便利化，也验证了假说 1, 2 的有效性，并且也说明了数字金融对甘肃省不同市（州）的居民消费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1. 促进数字金融行业发展，提升对消费增长的贡献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居民消费增长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有主要贡献，而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达到促进消费增长的目的。因此，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需持续推进数字金融化的发展，并在推进其发展的过程当中，研究如何提供更多的提升数字支付便利性的措施，以便增加居民消费提升的效率，让数字金融长久、稳定发展且快速推动居民消费高质量的增长。同时，还需要彻底地打破城乡分割，使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居民长期改善收入分配、提升消费，并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提振内需。

为促进消费增长大力推动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实现居民消费增长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方面的提升，最后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助力。为推动我国数字金融更好地发展，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夯实数字化硬件基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在政府层面上，可以通过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经费投入，提高数字化硬件基础，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不是很发达地区的互联网的使用技能和普及率。第二，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进一步加强对电子账户数量扩大的力度。例如，可以通过与淘宝、京东等互联网电商平台和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达成合作，进一步为电子、移动支付提供助推力，进而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

### 2. 加强对数字金融发展内在机制的研究

当前数字金融的研究多侧重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比如，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电子支付等对于数字金融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如何影响它发展的，却忽略了对数字金融发展规律和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国加强对数字金融发展规律和影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数字经济更好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换句话说，要加强研究运用数字金融促进消费增长的微观机制，以便为实际居民生活提供更加细致且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让数字金融能够与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应用与居民消费。在鼓励互联网金融机构参与数字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这不仅可以向人们提供更多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与产

品，而且能够减少居民使用其服务的成本，进而提高支付便利性、减少贷款陷阱产生的可能性，从而达到优化社会数字金融环境、提高居民消费大幅增长的目的。而本文所研究的利用信贷降低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就是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一个微观传导机制，也说明了其对消费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因而，加强对数字金融发展规律和影响研究是必要的，尤其是更加细致化的微观传导机制的研究。

### 3. 推进数字金融的知识教育，提升居民参与度

教育不仅提高了人们金融知识的储备量，而且能够提升人们有效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水平。为了推进数字金融的知识教育，提升居民参与度，主要可以通过加大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为那些贫困落后地区建学校、铺公路、拉网络等，以便进一步加强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使新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便捷化。除此之外，还需要国家对教育人才及高端人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能够对教育资源右侧中的进行合理的分配，达到促进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但就接受金融知识的普及来说，可以从一开始上学就循序渐进的让每一个人都接受学校不同阶段的金融知识教育，这样做不仅能够使金融知识得到普及，而且还可以形成长效发展机制从本质上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

数字金融在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上，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力度以外，居民的金融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居民教育水平不高所引起的电子支付账户数量使用的减少、居民对数字金融信任度的降低和对数字金融服务产生的排斥等问题，均使居民消费缩减、消费增长质量降低，而让数字金融无法使这部分居民的消费取得有效的提升。所以，在政府大力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时，需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等投资成本，让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得到有效地改善，进而提高其教育水平。同时，居民个人也要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关于数字金融的相关知识及居民的投资理财渠道，达到缓解居民对数字金融的偏见及不信任度的目的，进而使数字金融能够更大程度的利用自身特点，给居民消费带来便利性、普惠性与快捷性，让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高质量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谢家智, 吴静茹. 数字金融、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6(02): 9~20.
- [2] 朱宝林. 数字金融助力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J]. 上海管理科学, 2020, 42(06): 19~26.
- [3] 蒋竹媛.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 (10): 56~59.
- [4] 钱海章, 陶云清, 曹松威.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6): 26~46.
- [5] 张 勋, 杨桐, 汪晨.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 理论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0, 36(11): 48~63.
- [6] 肖远飞, 张柯扬.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J]. 武汉金融, 2020(11): 61~68.
- [7] 赵雪薇, 丁宁, 孙世豪.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了吗? ——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现代财经(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1, 37(05): 61~75.
- [8] Jia Ruiping, Wang Shu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Finance[J]. The Frontiers of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2(2).
- [9] Thanh Giang Nguyen. Long-run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Consumption, Unemployment Rates and Saving R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Vietnam[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2020, 8(2).
- [10] 黄凯南, 郝祥如. 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04): 117~125.
- [11] 何宗樾, 宋旭光.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 财贸经济, 2020, 41(08): 65~79.